

闊別33年 4K數碼版 重返香港

《悲情城市》劇照（電影官方圖）



文清，逼問他「你是哪裏人？」或許出於應激反應，啞了的他台語蹦出「我是……台灣人。」對方懷疑，於是又用日文質問他相同的問題，聾了的他無法回應，遭到這班人的暴打。本來用作溝通工具的語言，竟成為了判斷敵我身份的武器。仇恨之下，人與人之間是否真的能夠達到理解呢？

另一方面，《悲情城市》中不斷穿插寬美書寫的日記，以黑底白字的畫面和旁白展現，紀錄下時代紛亂中普通個體的生命體驗。雖然文清無法開口說話，但寬美對文清的關注用個人日記的獨白方式表現出來，講述出文清和林氏家族在時代背景下所經歷的動蕩不安，像小說一般完成對一個人、一家人的書寫。當寬美與文清結婚後，誕下一子，她在日記中寫道：「東西都在漲價，厝邊頭尾都在說日子很難過，可能我比較不會想，因為我只要看到文清和阿謙都在身邊，就感覺日子很好，很幸福。」讓觀眾切身感受到，幸福對於人們，究竟意味為何。

當然，對於當時身處在社會漩渦中的個人來說，所謂「悲情」的底色又與身份認同相關。人是生長於族群、土地的高級動物，有一脈相承的文化與根系，而這也是維繫家族世代相傳的重要一環。就如影片中，文雄無奈又氣憤地講道：「咱本島人最可憐，一會日本人，一會中國人，眾人吃，眾人騎，卻沒人疼。」漫長的殖民歷史所造成的身份認同的錯亂，彼

時台灣，現時台灣，這樣的錯亂依然沒有結束。而看似邊緣的個人，也無法全身而退。影片最具悲劇性的畫面就是，當文雄看到其小弟被人砍得滿身是血倒在他身邊的時候，身體內積存的憤怒終於剎那間爆發，他舉起象徵武士的刀砍向與國民黨勾結的「上海幫」，但當他們衝出房間，在走廊上死纏爛打的時候，「上海幫」老大從背後掏出手槍，一槍打死了文雄。鏡頭畫面從狹小的室內空間，切換到下一秒在空中翱翔的老鷹。彷彿林氏家族在時代變遷中所擔負的沉重，皆在頃刻間化作飛鳥得到了解放。文雄的喪禮過後，電台廣播宣讀起戒嚴的法令，社會環境籠罩在人們頭上的陰霾，化作山港間的春雷轟隆作響，看似平靜之下其實暗波洶湧。文清與寬美最後決定離開基隆，但文清還是在為客人拍攝完最後一張照片後被逮捕，從此不知去向；其摯友寬榮雖歸隱田間，耕耘教書，但終究躲不過憲兵的追捕；而林氏兄弟僅剩下文良，喪失心智變為瘋子的他，樂呵呵地啃食着供奉給神仙的食物，變成了「局外人」一樣。生與死的沉重與輕盈，就在這基隆港裡不停地演繹着。人的命運也在其中起起伏伏，猶如宋代詩人文天祥在《過零丁洋》中寫道：「山河破碎風飄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」《悲情城市》，不僅是關於台灣人的一部史書，也是人類始終面臨的個體與時代的命運。

掃碼閱讀原文

